

CDR的职责：提高觉悟、采取行动、发动生产

1986年4月4日，在第一次全国革命保卫委员会（CDR）会议上

革命保卫委员会（CDRs）第一次全国会议于1986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瓦加杜古举行，有1300多名代表出席。这篇讲话由CDR全国书记处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在向你们展示完刚才的内容后、在我们听完这些东西之后，我的任务就很简单了。这很简单，因为我只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

亲爱的同志们；

亲爱的来宾们：

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CDR自愿并有意识地同意进行自我批判。他们日以继夜地开会，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审查他们在布基纳法索两年半的革命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这一原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之所以说是胜利，是因为只有革命者才愿意质疑自己，只有革命者才愿意对自己的斗争进行批判性的总结。相反，反动势力则把时间花在自吹自擂上，最终必然失败。（掌声）

同志们，我首先要请求所有未能出席的外国代表团的谅解。我们认为CDR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应该主要以闭门会议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只在布基纳法索人之间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将我们的斗争与其他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国际主义采取忽视的态度。我相信他们会给予我们宽容和理解。

确实，世界各地都准备向我们发送信息、派出代表团。对于所有兄弟国家，所有理解我们的决定并克制自己没有派出代表团的革命中的国际兄弟姐妹，我们请求他们向成员转达布基纳法索革命保卫委员会的国际主义问候。（掌声）

我要感谢出席会议的少先队员们，他们自始至终为这次第一次全国会议增添了活力。对我们来说，少先队员们构成了希望，未来的希望。他们象征着并代表着蕴含在当下的未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向我们每个人展示了我们的日常任务。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我们对如何履行对他们的责任的认识程度。作为革命者，我们无权认为少先队员应该被排除在革命活动之外、只有到了十八岁才能参与我们的活动。

无论革命者在哪里直接关心这些少先队员的生活，他们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引导、教育、提高这些孩子的觉悟，使他们成长为革命者，像革命者一样生活，像革命者一样死去。（掌声）

因此，我们怎能不祝贺和钦佩这些孩子们——来自博博迪乌拉索的少先队员之声管弦乐队；来自瓦加杜古的“举拳的小歌手”们；来自瓦加杜古第27区和班福拉第6区的小舞蹈演员们，他们早些时候进行了表演。

我们怎能不感到鼓舞呢！当我们看到他们表演和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文化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时候就学会了音乐和掌握我们的文化，那么与我们相比，莫扎特今天将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作曲家。唉，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遗憾。（掌声）

我还感谢布基纳法索全国长者联盟参加布基纳法索CDR的第一次全国会议。（掌声）

布基纳法索全国长者联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战术层面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动员长者，我们的敌人就会动员他们来反对我们。（掌声）所有的反动派，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鼓励我们把长者们排除在外，这样他们就可以动员他们来反对我们。（持续的掌声）那么，同志们，让我们一刻也不要落入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手中。让我们一刻也不要玩弄民粹主义的游戏。相反，让我们告诉自己，在布基纳法索，无论年龄大小，都不应该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动员之外。我们需要他们。

然而，我仍然必须对我们亲爱的长者同志们说，虽然屋顶上有雪并不见得代表着屋里不暖和，但重要的是要明白，即使在长者中，也有双壳乌龟。（掌声）在长者中，有眼神阴暗的猫头鹰，（掌声）也就是说，有一定数量的骑墙派变色龙。他们就像在下跳棋一样思考并盘算着，革命刚刚给了他们一个危险的开局，他们将利用这个开局来如何定位自己，重新开始他们最喜欢的运动——阴谋诡计、密谋、算计、诽谤，以及我不知道的别的什么！

首先要由长者们来揭露和打击这些坏长者。（掌声）如果在与这些坏长者——他们通常很顽固，因为他们皮糙肉厚（笑声）——交锋之后，好长者们还没有成功，他们应该求助于CDR。他们应该让我们去做。我们会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这样，同志们，是不是这样？（高呼“是的！”和掌声）所以，让我们保持警惕。

我们也感谢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掌声），她们在CDR第一次全国会议开始时的沉默尤其“震耳欲聋”，并且引人注目。（掌声）作为一个群众组织，与其他组织相比，它姗姗来迟，但这远非我们胜利进军中的边缘力量。我们依靠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来动员所有妇女——我们所有的妇女，每一位妇女，以及全世界的所有妇女。所以，这项任务是艰巨的。

我祝贺CDR全国总书记处完成了重要的组织工作。（掌声）我祝贺他们，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细致地组织如此重要的会议绝非易事。我们的日报《Sidwaya》甚至大胆地诋毁CDR全国总书记处，这是一种无礼的失误。CDR总书记处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复《Sidwaya》的这种干预。（掌声）

因此，我祝贺所有的组织者，所有来自各省的人们，为了这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因为我们又一次为自己赢得了胜利。

你们还记得1984年8月4日我们庆祝人民民主革命一周年时的情景吗？还记得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如何“齐声高唱”，说我们花了数十亿来组织那次庆祝活动——那次活动是多么的宏伟和美丽。这些先生们惊恐万分，无法想象革命者的智谋可以弥补——甚至还能有盈余——资源的匮乏！从那以后，他们不再谈论花费的数十亿资金。相反，当他们听到我们正在组织一项活动时，他们就会惊慌失措，并尽力进行破坏。

上次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国家元首首脑会议是民主和人民革命的巨大成功。（持续的掌声）它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资源，而是因为革命者在受到攻击时会超越自己。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受到了攻击！（掌声）我们甚至赢得了那些不想来的人的钦佩。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来到了这里，来到了瓦加杜古。（掌声）

最后一次人民革命法庭（TPR），也是第十五次，也为这个革命权威赋予了国际印记。（掌声）我们审判并判决了国际骗子！（掌声）我们敢于做许多不敢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光荣地将TPR确立为世界各国人民真正需要的司法形式之一。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世界某些地区，人们已经尝试效仿我们的榜样。（掌声）

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也存在着对人审判和定罪的愿望，我们知道个人可以被审判和定罪。但区别始终在于真相：一个人敢于说出的全部真相，与一个人被迫宣称的半真半假之间.....也许这个人自己也参与其中，或者无论如何领导着一个反动的腐败政权。（掌声）你见过一只猫为它的儿子要一份良民证吗？（笑声，掌声）他自己就是个贼。毕竟，我们知道即使是猫也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经人。我们警告那些模仿者。他们跟随我们，模仿我们。但仍然有一个秘诀，一个唯一的秘诀，使我们能够克服巨大的障碍。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东西，它将导致他们的垮台。（掌声）

同志们，这次全国CDR会议召开时，到处都在议论纷纷。据说这次会议将是一个说出一切的机会。“说出一切”，某些人理解为这是一个让他们与某些人算账的机会。另一些人还说，这次全国CDR会议只是一场化妆舞会，是为了让人们看起来好像在说话，但实际上是为了阻止真相的传播。即使我现在在对你们讲话，这次会议的一些参与者也认为这只是一场化妆舞会，因为他们没有被要求发言。

有1310多名代表，只要给每位代表十分钟——数学高手们，算一下！——那就相当于连续十多天只听代表们的发言。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总结。但我必须承认，总结的总结偶尔会歪曲某些想法。有些评论，有些观点在最终分析，在最终草案中不再得到充分或恰当的表达。不幸的是，在一个试图面向最多数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少数人的努力中，这些是正常的程序规则。

因此，从现在开始，我敦促CDR全国总书记处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便定期——例如每三个月——在全国各地举行CDR全国总书记处与CDR主要代表之间的会议。这将使每个人的想法得到更好的倾听，并将确保当我们被迫总结想法时，我们最终不会不自觉地歪曲它们。（掌声）

一些人认为召开这次CDR第一次全国会议是为了彻底埋葬CDR。的确，有些人来这里向CDRs全国总书记处表示哀悼。哀悼，就像通常情况一样，仅仅是伪善的形式，因为实际上许多人来庆祝这些著名的CDR的消失。

为什么是CDR？

你们知道，从历史上看，没有什么比说CDR是在1983年8月4日之后创建的更错误的了。CDR诞生于这里打响的第一枪。CDR恰恰是在1983年8月4日创建的。（掌声）CDRs的诞生与布基纳法索的革命是辩证统一的（掌声），因为就在我们在这个国家说出“革命”这个词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保卫它

的必要性。谁要是谈论革命而不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这场革命，谁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误解了反动势力的战斗能力，破坏能力。

至于我们，我们在8月4日晚上号召人民到处组织革命保卫委员会，因为我们毫不怀疑革命会受到攻击。革命受到了攻击，正在受到攻击，并且将会受到攻击。因此，革命保卫委员会受到了攻击，正在受到攻击，并且将会受到攻击。（掌声）

如果没有CDR，革命的任何一项积极成就都不可能实现。

我们知道，我们，CDR，并不完美。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完美的例子。作为CDR，我们被要求行使人民的权力。在政治层面，在经济层面，在军事层面，在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布基纳法索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作为CDR，都直接参与其中。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CDR的正确运作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益处和有利的影响。除非你能够离开布基纳法索，否则背弃CDR就是伤害你自己。我们需要CDR，我们将永远需要CDR，无论它们将来采取什么形式。

在布基纳法索，我们注意到，当某些外国人到来时，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分为两部分。有一个“正常”的布基纳法索，有国旗、国歌、办公室、行政部门、组织结构——也就是说，这个布基纳法索知道“正确的规则”，戴着白手套，打着漂亮的领带，以及其他什么什么；然后是CDR的布基纳法索。哦，那些CDR！（掌声）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有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你们完成了多么巨大的工作！可惜了你们的CDR。”（掌声）但是你们想让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CDR？把它们装在瓶子里？它们太多了，如果我们把它们装在瓶子里，它们就会出现在所有的酒吧里！（掌声）

即使是布基纳法索的公民也对我说：“啊！主席同志，我们真的非常满意。所取得的成就辉煌壮丽，但是您能不能处理一下CDR？”（笑声）因为那些孩子们……”我非常感兴趣地听着他们的评论和建议，并对以这种方式发言的白胡子老人给予应有的尊重。然后我问他们：事实上，这些CDR成员和我之间的年龄差距是多少？（掌声）

不，我们永远不会同意取消CDR。没有两个布基纳法索。只有一个布基纳法索——CDR的布基纳法索。它始于CDR，也终于CDR。（掌声）这就是为什么在CDR还不存在的地方，必须迅速组建它们。无论哪里有布基纳法索人，他们的第一反应都必须是组建一个CDR，因为他们的存在归功于革命。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是在反对革命，他们也没有理由从革命的成就中受益。

在这方面，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在与国际组织打交道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国际组织声称自己不参与政治，禁止并反对在其内部组建CDR。好吧，我们说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布基纳法索人必须通过CDR与革命保持联系。（掌声）所以到处都必须有CDRs。（掌声）我不会说出这些国际组织的名字，但他们知道自己是誰。

当我们审判西非经济共同体里的那些窃贼——那些强盗、歹徒、操纵者——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来自西非经共体的布基纳法索人卷入其中，你们认为CDR会起草一份动议来祝贺那个小偷吗？所以你们看，CDR——人民革命法庭背后的灵感——是对西非经济共同体的一种保证。例如，对抗小偷！正是因为我们有了CDR，我们才敢于追捕坏人，追捕小偷。他们已经大捞特捞很久了。

（掌声）

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说清楚：每一个接纳我们的国际组织都必须同样接纳我们的CDR。当然，我们将尊重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和行为准则。我们将尽可能地在它们内部组织起来。这不是去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允许在纽约的玻璃房子里举行CDR的大会——顺便说一句，这也不错！

这次CDR第一次全国会议必须有助于加强CDR内部的凝聚力、一致性和组织团结。这非常重要。作为CDR的主要成员，我不能逃避深刻而彻底地批评我们的CDR的责任。但与此同时，我毫不犹豫地给予他们继续前进所需的一切支持和一切强化。（持续的掌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自己。我们CDR的成员中有坏人！我们不要对此保密。

你们很清楚，在革命初期，很少有人愿意加入CDR。但一旦CDR在解决一定数量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老骗子们就故伎重演，以便让自己在CDR中当选。（掌声）

在铁路战役中，你们会看到他们开着车四处转悠。他们问：“电视记者会来吗？”（笑声，掌声）一旦他们确定电视记者会来，他们就去那里等着，车里放着冷藏箱和冰啤酒。他们开车四处转悠，在头晕脑胀的摄影师面前来回走动。（笑声）他们最终会向摄影师和人群做手势，“伙计们，加油干！我们已经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了！哦，是的！”所有的记者最终都会问他们，“你们的感受如何？”啊，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时刻！（掌声）他会说：“是的，我的印象非常好！无论如何，我们团结一致！”

有些老套的话，你们都知道！我们在革命广场，以前的1月3日广场，唱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团结一致。”与此同时，一些人向左走，另一些人向右走。（掌声）啊，是的！这些机会主义者已经明白权力之风往哪个方向吹，他们在CDR里。人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竭尽全力设法当选并成为官员。

我想说一些可能带来双重作用的话。但我还是要说，因为这是事实。关于革命团结基金，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某某同志捐出三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并要求匿名。”好吧！你们知道这种匿名采取什么形式吗？

这位好同志，这位勇敢的战士，这位伟大的战士，首先去见他工作的部长，并告诉他：“部长同志，我已经捐出了一部分工资。但我要求匿名，因为我个人想谨慎点。”（掌声）他去了CDR的国家总秘书处，又重复了一遍：“我捐款了，但我想匿名。我想谨慎。”他去了他的部门，说了同样的话。他给主席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以表明自8月4日那个历史性的夜晚以来，他和他的整张支票簿是如何为革命而颤抖的（笑声），但他要求匿名。他签名，把他的姓、名、部门编号、出生日期、妻子和孩子的姓名打印出来，（笑声）他写信给家庭发展部长同志，并要求匿名。

现在他等着：部长会议宣布，这位同志捐出三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并要求匿名。与此同时，全城，尤其是“他的选民”都知道这位慷慨的匿名人士是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自己当选的伎俩。

当然，不应该说从今天起，再也没有必要向团结基金捐款了。我们必须继续向这个基金以及其他需要大量资金来帮助那些批评这些基金的人的基金捐款，尽管他们仍然利用这些基金。（掌声）

政治权力就是这样被用于别有用心者的。我们中有坏分子，他们必须被清除。我们队伍中的这些新封建分子必须被根除、打击和击败。他们在地区、村庄和省份建立了真正的专制统治。他们非

常危险。他们的运作方式是无政府主义的，像个军阀一样统治和控制，他们是法西斯分子。归根结底，他们是无政府法西斯主义者。我们正在与一个新的种族打交道。

也正是在这方面，CDR，特别是服务性CDR（注：指的是建立在工作场所的CDR），真的吓坏了业务主管。现在，有些业务主管甚至不敢在调度单上签字，因为他们非常害怕他们的CDR。（掌声）有些业务主管在决定为他们的汽车选择哪种油漆之前都会召开全体大会，因为同志们，人民将做出决定。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恐吓。他们真的受到了虐待，他们受到了停职、解雇和开除的威胁。我们必须承认，在这方面已经在进行一些清算，我们现在必须加以纠正。（掌声）

或者有时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主管们通过耍手腕获得了他们的职位。为了成为主管，他们每晚挨家挨户地走访。结果呢，他们任由那些任命他们的人摆布。

在政治层面上，我们看到了懦弱的CDR不敢承担他们的责任。例如停职：某某同志因某某严重不当行为被停职，结果这位同志在街上抱怨、咆哮和发出威胁，提议将他停职的人却走过来说：“嗯，你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掌声）这种懦弱行为必须加以打击。一些CDR，当他们受到威胁时，会跑到CDR的国家总秘书处说：“我们正受到一群法西斯分子、民粹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反动派的攻击。”不！他们应该在敌人所在的地方面对敌人。（掌声）

让我们继续。我们被迫在瓦加杜古解决涉及我们CDR和反革命分子之间相隔数千公里的冲突问题。这表明对CDR国家总秘书处的作用缺乏了解。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穿越地中海、里海，甚至撒哈拉沙漠，一路来到瓦加杜古来提出他们的问题。不！你必须在特罗卡德罗或巴黎的第十九区战斗并取得胜利。不是在这里。CDR在第26区的战斗可不是在列宁格勒或科特迪瓦的布瓦凯的同志们的战斗。

在军事层面上，CDR经常充斥着不称职的人。能力并不仅仅限于拿起武器并能够熟练地使用它们。因为如果仅仅是技巧问题，武器的精细问题，那么去瓦加杜古监狱就足够了——那里有很多非常熟练的人。如果只是技术和智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请穆萨·恩戈姆担任CDR的经济事务代表。因为穆萨·恩戈姆，正如你们所知，非常聪明。他的老板穆罕默德·迪亚瓦拉可以担任CDR的国家总书记。穆萨·迪亚基特可以负责社会问题。（持续的掌声）

现在，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故。这些事故不是训练不足造成的，因为我坚持要立即指出，CDR的武器事故并不比正规部队多，无论是在布基纳法索还是在海外。每年在世界各国军队中都会发生事故，人们不会加以谈论。伞兵和飞行员都有可能死亡。当法国飞机在中非共和国的班吉坠毁时，造成了多少人死亡？无论如何，很多。那是CDR干的吗？你们看，到处都发生事故。当挑战者号爆炸时，人们丧生了。这些都是事故，甚至发生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事故到处都发生。相反，我们必须谴责的是坏分子，我们队伍中有一些坏分子，我们必须与他们作斗争。因为为了炫耀，他们携带了一整套武器，好像他们需要它们一样，好像他们是希姆莱的副手。不！这些人必须被排除在外。他们经常是事故的起因。“如果你这样做，我就炸了你。”这就是必须谴责的。从现在起，你必须把惩罚这种人作为你的事。就这样吧。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应该放下武器。

在军事上，我们也知道，在巡逻期间，一些CDR犯下了难以形容的暴行。但由于难以形容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我们必须明确谈论一下。事实上，一些CDR利用巡逻进行抢劫。好吧，从现在起，我们将像追捕小偷一样追捕他们，我们会把他们击毙，就这么简单。让我们明确一点：如果有武器，那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所有那些偷窃人民和抢劫的人都会被击毙。

甚至还有一些情况——这也应该说——在宵禁期间犯下了暴行。这必须受到谴责。有些同志，因为他们是负责安全的CDR成员，拿着大枪——甚至不确定它是否会开火——就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当宵禁在晚上7点开始时，他们会在6点50分出现在一位女同志的家中，并开始对他们的竞争对手、对其他追求者说：“快到时间了！你必须离开！如果你不离开，你就会被关起来。”哦，是的！有些人要求永久保持宵禁，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统治。好吧，我们现在解除了宵禁，这样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就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些注定要因为无能而失败的人将会失败。

再说说军事方面的事情，我们看到CDR的士兵衣着破烂。当然，制服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数量不够，这是事实。但对于你拥有的稀缺的物资，你必须珍惜。这些士兵衣着破烂、疏忽大意、邋遢。不行！从现在起，所有CDR的负责人都不应犹豫立即脱掉衣着破烂的士兵的衣服。这些都是无法组织自己的外在迹象。

我们看到CDR逮捕了某人，把他关起来，然后说：“就是这样。这就是规则，这就是正义。我们会处理你的。”不！每个布基纳法索人都拥有得到CDR的保护。CDR办公室不应该是酷刑室，而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负责领导、组织、动员、教育和作为革命者进行斗争的人。你可能有的时候需要用严厉的手段进行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在保持坚定的同时保持清晰。然而，滥用权力必须被认为与我们的斗争无关。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不合格的士兵。例如，他们安排别人从事建筑工作，但他们自己却袖手旁观。他们让群众工作！他们自己的懒惰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群众自己也变得士气低落和动员不力。我们必须与之作斗争。

此外，委托给CDR的资金的管理方式往往是无政府主义的、欺诈性的、浪费的和偷窃的。这就是为什么创建制度来监控资金的措施是正确的。从现在起，必须披露基金中有多少钱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这还不够。许多人宣布自己是CDR士兵却从CDR士兵的背上致富。这是一类新的窃贼。不要以为CDR没有意识到这些持续损害我们的众多缺点和不足。我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我们已经坚决地决心与所有这些有害于革命的消极行为作斗争。事实上，这也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之一。CDR的战斗员应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树立好榜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向早些时候为我们表演的小朋友们致敬的同时，我们也向使他们的表演成为可能的教练们致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一些省份，有些人落后了。有些高级专员的行为像区指挥官和地区长官，他们认为仍然处于Voulet-Chanoine时代（注：指19世纪法国对非洲的殖民时代）。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处于农村集体化时代。所有这些都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谴责他们，与他们作斗争。作为高层，我们应该在各个层面上领导我们的省份。我们应该充满活力和进取心，支持创新并组织其实施。

如果我们的三十个省都能组织起像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三十场演出，那就太好了！我们将取得良好的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工作场所层面，CDRs的运作仍然非常糟糕。它们运作得很差，是因为我们的工人们在CDR中的组织，非但没有寻求提供优质服务，非但没有寻求在质和量上增加社会和经济财富的生产，反而忙于追求荣誉、头衔和权力。这种对权力的贪婪欲望必须得到打击。[掌声]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官僚主义就会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和行政部门扎根。

因为对于任何一份文件，都有二十五个人想要签署“阅后转发”、“阅后转发”。这完全无助于提高文件的质量，但每个人都想确保加上自己的意见。[掌声]

我们之所以被耽搁，仅仅是因为负责的 CDR 战斗员希望城里的人说：“啊，是的，真的，同志，谢谢你！真的，多亏了你……！”[笑声]如果你没有感谢他，也没有去拜见他，那么他会拖延，他会尽可能地扣留你的文件，直到你明白他掌握着强权。

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沾染上这种习气。因为官僚主义和官僚是我们事业最大的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以各种形式不懈地、顽强地与他们作斗争。

尽管有革命日，尽管有革命周，很快还会有革命月、革命年、革命十年和革命世纪，我们的工作场所仍然肮脏不堪，维护不善。只要我们不直面自己的责任，不谴责必须谴责的事情，我们就将继续拥有组织混乱、维护不善的工作场所。

我一直把某些工作场所作为榜样。有些工作场所维护得很好，值得祝贺，每个人都应该以它们为榜样。我不会——列举它们。我不想让人们嫉妒。我只想提一下总统办公室。[掌声]这就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你怎么能走进一间革命办公室，却发现椅子摇摇晃晃，不是因为它们不是新买的，而是因为它们使用不当？那里有肮脏的官员、衣着邋遢的经理，就像他们自己的文件一样脏兮兮的，[笑声] 懒惰的打字员，心不在焉的电话接线员。[笑声] 这不符合 CDRs 的身份，我们必须改正我们的做法。优秀的质量始于接受真相的态度。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弱点，让我们意识到它们，让我们承诺改进自己。更好的是，作为革命者，我们应该始终让自己脱颖而出。

对于那些声称自己在全国长者联盟中动员起来，或者说他们现在正在参加革命，但却禁止他们的孩子参加 CDR 会议的老年人，有很多话要说。对于那些阻止妻子参加 CDR 会议或恐吓她们的丈夫，也有很多话要说。这也必须受到谴责。[掌声]

我们现在必须进入一个更有意识的组织层面。在革命初期，我们的动员是热情洋溢的、兴奋的——就像一个节日。但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以更科学、更有条理的方式组织自己，并且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纠正自己，以便前进。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一些类似于 CDR 的组织失败案例。无论在何处发生此类失败，都是因为反动势力在某些国家成功地为这些其他组织设下了陷阱。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弱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斗争。我们必须斗争，我们必须牢记，CDR 意味着勇气，政治勇气，以及最重要的是面对我们责任的勇气。我们成为 CDR 不仅仅是为了喊口号。我们成为 CDR 是为了提高觉悟，为了行动，为了生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在示威游行中摒弃空洞的口号——那些冗长、无用地重复、最终令人恼火的口号。你来到一个示威游行，有人对你喊了二十五次：“要么祖国繁荣，要么以身赴死，我们将会胜利！”这开始有点过分了，[笑声] 尤其是在没有好的战斗员加以解释的情况下。这只是机械重复。不！录音机式的 CDR，走开！[掌声] 这些即兴创作的口号

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所以，打倒“打倒小偷！打倒骗子！”这种口号！[笑声]这不好。我们应该让自己与民俗剧团区别开来。

在一些演出中，会出现一些粗俗的场景，同志们偶尔会表演一些淫秽的舞蹈。这也不是革命性的。革命应该有尊严感。[掌声]我们需要批评我们的公共活动缺乏组织性。虽然我们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胜利，但在其他领域却没有。不！有些仪式很乏味。而且，虽然我不赞成大使们经常缺席我们的仪式，但我仍然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想来。

这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停止那些表达我们没有充分抑制、没有充分消除的原始反射的赞美形式。例如那首歌：“哦，革命全国委员会，托马斯·桑卡拉，愿他永远担任总统！”这不好。[掌声]因为当你担任总统时，你就是总统。你要么是总统，要么不是。[掌声]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这首歌不好。照这个速度，一年或两年后，我们会在节日里发现一些剧团，他们会练习得更多，而且除了这个可能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CDR是为了生产而存在的。当然，如果我们需要主题来动员起来，如果我们需要口号，好的，我们需要口号！如果我们需要革命的图像和象征来理解，好的，我们需要它们！我们不会犹豫！但我们决不能重形式轻内容。革命的衡量标准不是口号的数量，也不是唱颂的男高音和男低音的数量。它的衡量标准是其他的东西，它的衡量标准是生产水平。我们必须生产，我们必须生产。这就是为什么我欢迎“两百万吨粮食”的口号。

我国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我们自己。我们甚至可以超过我们的生产水平。不幸的是，由于缺乏组织，我们仍然被迫伸出双手，请求粮食援助。通过大规模生产，我们必须消除这种粮食援助，它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它在我们心中创造并灌输了一种乞丐和福利接受者的心态。我们必须能生产更多——生产更多，因为喂你的人也会向你强加他的意志，这是很自然的。

在宰牲节、复活节、圣诞节、家庭聚会上，当我们宰杀公鸡、火鸡和绵羊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喂养了公鸡、火鸡和绵羊，它们可以在我们想要的任何时候被宰杀。在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甚至在大斋节期间。我们是自由的。不喂养你的人不能对你提出任何要求。然而，在这里，我们每天、每年都被别人喂养，我们却说：“打倒帝国主义！”好吧，你的肚子知道是怎么回事。[笑声，掌声]即使作为革命者，我们不想表达感激之情，或者至少我们想消除所有形式的统治，我们的肚子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可能会走上右倾的道路，反动的道路，与所有那些用他们倾倒在这里的粮食来压迫我们的人和平共处的道路。[掌声]

让我们只消费我们能控制的东西！有人问：“但是帝国主义在哪里？”当你吃饭的时候，看看你的盘子里——进口的稻米、玉米、小米——那就是帝国主义。不用再找了。[掌声]所以，同志们，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在这里生产，而且我们可以生产超过我们需要的数量。

他们说干旱导致我们的产量下降。农业部可以作证，即使在干旱期间，棉花产量也只是持续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嗯，因为SOFITEX付钱了。好吧，我们将改变方法。是的，我们必须改变方法。

但生产不仅限于粮食。我们必须在所有领域进行生产——在工厂、在办公室——我邀请每个人都参与智力生产。全国CDR会议祝贺——而且是正确地祝贺——所有那些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以及所

有其他领域写作、创作的人。这就是生产，我们是革命者！

我在一份通讯中，在一份通讯社的报道中读到，布基纳法索在一次乒乓球比赛中输给了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我认为这很好。我们应该再次被打败。如果我们现在被打败，那是过去几年没有组织好我们的人的错。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几年里被打败，同志们，那将是我们的错。[持续的掌声] 所以我们必须生产，生产，再生产。

在知识层面，已经产生了很多好的进展，但没有写下来。让我们以人民革命法庭为例，谁能给我们列举一本由布基纳法索人撰写的关于人民革命法庭（TPRs）的书？写出来的少量东西都是外国人写的——学生、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然而，TPRs 正在教给我们伟大的教训，我们最好把它们仔细地写在书里。问问我们的广播电台，他们是否还有第十四届 TPR 的录音。他们会告诉你，那盘磁带，那盘磁带，已经被用来录制我不知道哪个明星的最新热门歌曲了。

这是不对的。我们还没有养成保护我们知识成果的本能。我们必须生产更多。毕竟，我们在地下文学方面保持着记录。毕竟，布基纳法索是小册子最多的地方，你们都很清楚！这证明我们知道如何读写。Mamadou和Bineta（注：小学课本里的角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开始变老了。[笑声和掌声]

同志们，重要的是，我们下次还会再来讨论那些还没有做的事情，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团结，我们队伍中的团结！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团结。让我们摒弃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谋诡计；正在酝酿的阴险的阴谋，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来自远方和远程控制的指示。幸运的是，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团结得到了加强。这证明来自各地的积极因素一直在有意识地、忠诚地巩固团结。这是一场胜利。[掌声]

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所有人所做的努力。我特别祝贺你们在这次会议之前所做的努力。我们在布基纳法索革命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首先都要归功于 CDR。我们建造了房屋、学校、诊所、道路、桥梁和水坝。我们进行了智力和艺术创作。简而言之，我们取得了进步。在经济、金融和预算层面，我们做出了牺牲和努力。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必须付出的代价。我知道没有人喜欢扣工资。在这个卑微的世界里，除了必要的时候，谁愿意放弃部分工资呢？

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周围的力量不利于我们这样的独立发展。相反，存在着各种各样所有可能的陷阱，以迫使我们为了实现表面上的发展而出卖自己。“首先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这句话不能再是一句口号，它必须拥有我们。我们必须知道，始终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对我们来说是一条原则。有时这很困难，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失败主义的警笛，向我们歌颂援助的好处。援助，不！合作，是的！我们需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合作。但我们真的不想要那种在我们心中制造依赖福利的心态的援助。[掌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并且正在做出努力。这些努力遭到了反对和歪曲。有人说：“你看，随着革命的进行，工资很低，购买力很低，有些人每月只有 20 法郎。为什么？因为工资的十二分之一被扣掉了，因为 12% 的扣款。”

拜托，同志们，这是一种粗鲁的侮辱！我们不能落入这个陷阱。当有人因为我们扣除了他们工资的十二分之一，12% 的工资而每月只有 20 法郎时，这意味着什么？那些因为我们扣除了 12% 的

工资而每月只有 20 法郎的人将得到 100% 的工资报销。所以他们在月底将会有 22.40 法郎。从数学上讲就是这样！

不要告诉我们，人们的工资因为人民投资计划（Popular Investigate Effort, EPI）或其他扣款而消失了。工资消失是因为啤酒、烤肉串、无节制的奢侈品和消费习惯。[掌声] 那些开着贷款买的汽车四处兜风的人，那些阴谋家，那些去找巫医增加钱财的人——他们才是那些不再有购买力的人。

但革命是为了我们而进行的，我们的努力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我们必须立即为即将召开的预算会议进行动员。我们必须广泛地告知我们的战斗员，这些会议将继续沿着迄今为止所做工作的方向进行。特别是，这些预算会议的目的是要强调为人民利益而取得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从下一个预算开始，将不再有 EPI。[掌声]

我看到你们对工资的全面恢复并不高兴。我知道。但我理解你们的感受，不是吗，同志们？[“是的！”的喊声] 真诚已经离你们远去了。你们对自己的观点的勇气已经消失了。好吧，我们正在恢复工资，因为我们所做的努力使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想对我们的人民坦诚相待——永远不要向他们承诺我们不能给他们的东西。[掌声] 有些国家承诺加薪，支却不支付工资。我们承诺要扣工资。我们扣了吗，是还是不是？[“是的！”的喊声] 所以我们信守诺言了！[掌声]

这就是区别。当我们说要扣工资时，我们就扣工资。这是可以验证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的工资由于失误而没有被扣除，他应该向预算部说明。[笑声] CDR打算将这些努力用于改善我国的发展。这是可能的。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的团结，因为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但在这次 CDRs 第一次全国会议之后，我们必须学会无所畏惧地、无情地、毫不软弱地、不带无用的感伤地与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每次我们被他们的眼泪所感动，我们就是失败者。

穆萨·恩戈姆流下了眼泪，他还让其他人哭了。但是，当孩子们因为缺少仅仅价值 1000 法郎的药品而死在医院里时，每个人都明白，60 亿法郎相当于我们可以为儿童医疗购买药品的 600 万倍。穆萨·恩戈姆的眼泪不能感动我们。[掌声]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心地善良——毫无意义的善良，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反革命势力的影响敏感——他们应该努力保持坚定。

同志们，我祝贺所有远道而来的人，特别是来自国外、来自布基纳法索以外的人，来参加这次会议。我祝愿他们安全返回那些寻求知识——或者至少是寻求为他们的国家生产更多产品的能力——可能带他们去的地方。我希望他们能将革命全国委员会的信息和他们自己参与的 CDR 第一次全国会议的决议传达给那里的同志们。

对于那些来自我们附近或远方省份的人，我祝愿你们一路平安。祝你们安全回家。愿他们安全返回他们的省份，传递革命全国委员会和革命保卫委员会的信息。我祝愿他们一路平安，并敦促他们小心谨慎，以使得我们一直在经历的事故不再发生，使得这些事故不会让我们失去战斗员，使得这些事故不会让我们失去设备。

我们应该借此机会说，我们，CDR，到目前为止对设备的维护做得很差。我们损坏了车辆、水泵、发电机、打字机、扬声器、麦克风，甚至武器。这是不正常的。从现在开始，必须实施更好的设备管理，以此作为对我们人民的尊重，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人民获得的，它属于人民。我们

必须好好保管它。那些损坏车辆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正在损坏人民的车辆，他们正在蔑视和侮辱人民。

我再次祝贺CDR全国总书记处所做的巨大努力。CDR全国总书记处——尽管面临逆境、忘恩负义和诋毁——正在有效地发展。效率每天都在提高。[掌声]

我们的 CDR第一次全国会议即将结束。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其他全国会议、其他代表大会、为我们革命的深化、我们革命的激进化打开了大门。因此，我现在鼓励你们认真思考未来的战斗。我也鼓励你们真正地参与坚实的战斗活动，真正的战斗活动，有意识的和始终如一的战斗活动。

我宣布布基纳法索 CDR第一次全国会议闭幕。

要么祖国繁荣，要么以身赴死，我们将会胜利！

谢谢。

[掌声和欢呼]